

6

花火

恋习册08



可惜 爱比月光凉

Kexiaibi 王璐琪
yueguangliang 著

KEXIAIBI
YUEGUANGLIANG

90后才情女作家 **强势**
王璐琪触电《花火》 **来袭**

那么美好，跟你相爱；那么悲伤，相爱已成过往

离经叛道的冷血少女步入青春绝路
为爱痴狂的倾城少年长眠蔚蓝色深湖

不是每段爱情都被时光眷顾，不是每场生命都有原谅救赎！
比月光更寒冷，比时光更残酷，比爱更凛冽，比恨更刺骨……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爱爱比月光凉 / 王璐琪 著. -- 北京: 光明日报

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12-1295-5

I. ①可…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8756 号

可爱爱比月光凉

著 者: 王璐琪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刘砾遥

封面设计: 许 静

责任校对: 张 肿

插 图: Roy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c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295-5

定 价: 19.80 元



流泪的星光 没有轨迹

每个人的轻狂岁月，都会有这样一段爱情
如夏花般灿烂，却苍老了你的曾经



【花火】清新作家
唯贝实力献礼

邀百万花粉
共同唱响
今夏主题曲

作者：唯贝 定价：19.80元 开本：32开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父亲的背叛导致家庭破裂，记忆中的幸福再也无法拼凑。钱浅变成倔强得近乎偏执的女孩，独自挣扎在这座城市，拒绝任何人的帮助。

对娱乐圈一窍不通的钱浅，竟成为当红女星顾情的助理。好友小路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娱记。一次偶然钱浅遇见了蓝烁的董事长许哲伟，见惯了这个杂乱的演艺圈，钱浅的出现让许哲伟眼前一亮。钱浅实习期满离去，他才发觉钱浅对自己的重要。原本小路负责的专访，因为她临时有事要离开，钱浅不得不帮她完成。钱浅并非专业娱记，因此得罪了左觅，险些害小路丢了工作。无奈之下，钱浅只好假扮左觅的未婚妻，作为这件事情的补偿。而左觅只是为了让自己病重的母亲开心。

可是许哲伟想要再靠近一步的时候，却得知钱浅与左觅的婚约。而她也知晓，她并不是他的唯一……曾经所有的爱恋，被这些假相隐藏起来，他们固执地不肯回头。这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却不知道哪一族是为他们而绽放。

你与我就是两个端点，我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却一直忘记回头看，原来对方越来越远……



第一章

1

莫朝阳的消失

MO CHAO YANG DE XIAO SHI

第二章

19

你是谁男朋友

NI SHI SHUI DE NAN PENG YOU

第三章

31

不能说的秘密

BU NENG SHUO DE MI MI

目录 Contents

第四章

51

不可预知的背叛

BU KE YU ZHI DE BEI PAN

第五章

71

请你一定相信我

QING NI YI DING XIANG XIN WO

第六章

81

你是真的爱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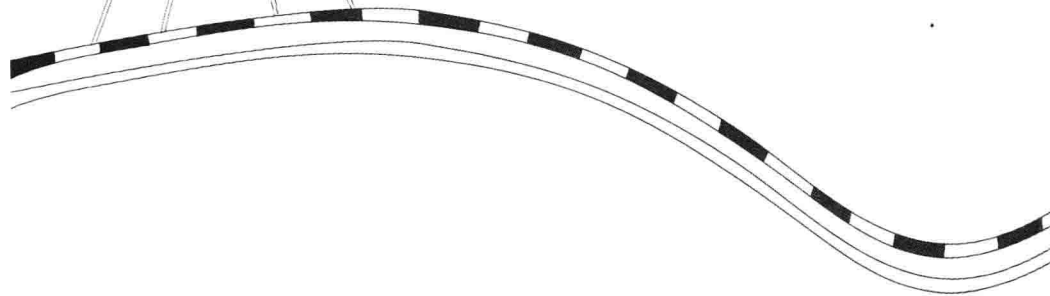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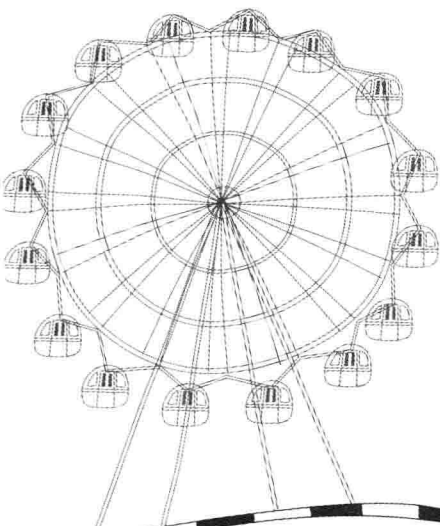
NI SHI ZHEN DE AI WO MA

第七章

113

原来只有我一无所知

YUAN LAI ZHI YOU WO YI WU SUO ZHI





目录 Contents

153 第八章

真相总是让人难以接受
ZHEN XIANG ZONG SHI RANG REN NAN YI JIE SHOU

169 第九章

那些年埋下的牵绊
NA XIE NIAN MAI XIA DE QIAN BAN

193 第十章

上代人的爱恨痴怨
SHANG DAI REN DE AI HEN CHI YUAN

213 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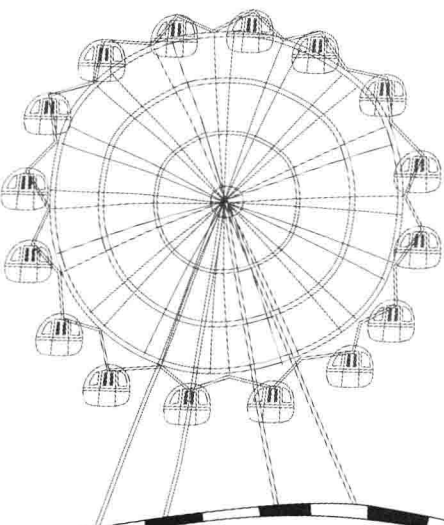
我们曾经真正相亲相爱过
WO MEN CENG JING ZHEN ZHENG
XIANG QIN XIANG AI GUO

229 第十二章

爱情不是生活唯一的样子
AI QING BU SHI SHENG HUO
WEI YI DE YANG ZI

247 尾 声

可惜爱比月光凉
KE XI AI BI YUE GUANG LIANG





第一章

莫朝阳的消失
MO CHAO YANG DE XIAO SHI





距离那件事已有三年，可我会偶尔想起他被湖水淹没时那张交织着恐惧的脸。

小湘在我身后不远处啜泣，雾太大，加上高度紧张，我不敢回头安抚她，实际上我被惶恐捉得牢牢的。堂哥靳骏，我的好朋友敖娜，都相互躲闪着彼此的眼睛、彼此的脸，这是我们良心中的善在作怪。

最残忍的莫过于未成年人，因为不晓得宽恕。

水声越来越小，他的挣扎逐渐微弱，我想下水，然而一双冰凉的胳膊悄悄挽住了我，是敖娜。

空气的可见度极低，只能模模糊糊辨识她的轮廓。

力气不大，可以甩开，但我没有，我顺从地与她并肩站着，直到湖中央的动静彻底消失。在水花安静的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他的脸，青白色的皮肤，水珠像珍珠一样挂在脸颊上，头发贴着头皮，因绝望而扭曲的脸缓缓沉入水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起风了，流动的空气把雾切得一片一片，翻滚着向我们四人涌来。我闭上眼，享受着水雾带来的冰凉的窒息感，寒冷入骨的水汽冻得我失去知觉，唯一能感觉到的，便是敖娜缠住我的胳膊的那只手，温暖而冰冷的触感在今后的五年中，始终环绕着我。

就如同一个文身，可耻地烙在我身上，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他的消失与我有关。

猛然从沉睡中冻醒，醒来已是了无倦意，办公室空空如也，天冷，同事们都早早回家了。窗大开着，天黑洞洞的，像一只大嘴，吞噬着室内的暖气。

帝都的冬天异常寒冷，入冬以来雨雪不断。元宵节刚过，便又开

始下雨，天黑后气温骤然降低，竟飘飘扬扬下起雪来。我起身关上窗，有几片雪花打在脸上、胳膊上，晶莹地闪烁着，我呆呆地看着它们融化在我的体温里，这瞬间的美好让我有些许的感动。

意识到手机在振动，表妹小湘的大头照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她连续给我发了五条短信。我从第一条开始读起：“为什么不回我短信，又睡着了吗，猪。”“大家都到场了，就差你自己。”“大姑说已经脱离危险了，让你不要着急。”“人呢？”“姐，你爸在康复医院了，赶紧跟大姑联系。”

小湘不忘在最后一條短信上画一个笑脸，简单的几个符号，拼出一张可爱的面孔，与她十分像。眼角往下耷拉着，嘴唇细薄，总向上弯着笑，面相显示她是一个好好小姐。确实，小湘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女孩，来自外界的伤害会被她的单纯慢慢化解。

边想着，边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自从冬季来临，爸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状态同样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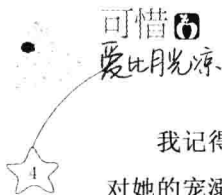
我可怜他，但同时压抑着这种情感，因为每当我可怜什么人的时候总伴随着看不起。他年轻的时候是个英雄。或许在所有的女儿看来，在幼年的记忆中她们的父亲都是英雄。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崇拜情结逐渐消失，尤其是当中年的爸爸日益显出颓老之态的时候，她们则开始寻觅符合年轻父亲形象的伴侣，填补心中残缺的安全感。

拉开门，几乎撞上一个人，我的直属领导车载臣端着一只咖啡杯正要进来，后面跟着张小姐，他的私人助理。

他俯视着我，皱着眉头，眼神冰冷地问：“工作完成了吗，现在就走？”

透过他的胳膊与身体的缝隙，我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正认真地补妆，裹着墨绿丝袜的修长双腿高高地跷在办公桌上，细长尖利的鞋跟压着他的文件和书。





我记得，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压到他的书，然而她却可以，可见他对她的宠溺。

女人抬起头看向这边，兴奋地冲我挥挥手，姿势再熟悉不过，笑容再熟悉不过，她是敖娜，我的发小，他的女友。

“去医院看我爸。”我收回目光，抬头回答他。

他没等我回答，回头示意张小姐与他进到大办公室里来。

“你刚说叔叔怎么了？”敖娜铿锵有声地走过来，踩高跷一般立在我面前，八厘米高的高跟鞋使她显得气势汹汹，足足一米八。即使有这么高的海拔，敖娜还是很有女人味，天生身材窈窕的她动作灵活优美，挽着车载臣的手臂，拧着身子贴在他身体一侧，一副小女子的模样。

“为什么是五号字？”他冷峻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说了多少次，沈老师眼睛不好，要四号字，而且，后十页的版式也不对，重新排版。”

他拿着厚厚一摞打印稿，挥舞旗帜一般抖着它们。

我正要解释，敖娜踮起脚，猿猴一般双臂吊在他的脖子上晃来晃去，笑嘻嘻地打圆场：“哎哟，算了算了呀，她家有事，明天再打咯。我等不及想吃生蚝……咱们这就走……”随着她的动作，羊绒大衣下摆露出银灰色的蕾丝花边，精致而且性感。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看身上单调的牛仔裤与帆布鞋，冒出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念头。

他不说话，脸上是不可僭越的严肃，我脑海里浮现沈老师圆乎乎犹如圣诞老人一般的脸，觉得他老人家才不会因为我打错字号而大发雷霆，更何况，我爸还在医院。一阵不满涌上来，我抑制住火暴蹿上的怒气，重新解释一遍：“这份是给您的，沈老师明天要的话，我重新打给他看，我爸现在在医院，我得回去看他……”

“不行。”他打断了我。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用缄默抗议，心里以高八度的声音在恶毒地咒骂——你妹！

敖娜尴尬地站着，一直不停说她饿了，要去吃生蚝。

“等工作结束就带你去吃，如果她打不完，你就叫外卖。”他似笑非笑地对敖娜说。

一时间我觉得他越来越邪恶，浑身的小家子气，一副斤斤计较的嘴脸，最初认识时的那种令人着迷的气度与涵养已烟消云散。他虽然衣着得体，上身穿着干净雅致的衬衫，裤线笔挺，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在柔和的灯光下卷曲着，可人已不再。从前他与这些合为一体，现在这些成了长篇累牍的装饰，而他本人已干瘪得承载不了，傀儡一般立着，跟旁边气色好得不像人的敖娜一比，犹如瘾君子。

“当初带你去见我爸，他非常喜欢你。”我一字一顿地说，“有一回吃饭你的车被贴条拖走，是我爸半夜开车把你送回家的，还错过了吃药时间，心脏疼了半宿。”

气氛顿时变得诡异，敖娜的脸色变了，停止车轱辘一样满屋跑的“生蚝”，我成了众矢之的。

我从椅子上拿起背包。

“你前些日子没经批假就不来上班，加上今天的事，我很生气，会考虑你的去留问题。”他平静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来上班。”我预感到眼泪要夺眶而出了，可还要假装像他一样平静地说完这句话，他的傲慢与咄咄逼人令我疲惫不堪。转身离开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潇洒，就像甩开了一个污浊的世界，然而在推门的刹那，一个绷紧得尖细的声音怯怯地说：“车老师，我可以替妍妍打完文件，反正我没什么事。”

说话的是张小姐，我惊讶于她的勇气，我们没什么交情，点头之交而已。

对她的印象不深刻，并且她长得也不深刻。一米六左右的身高，平平的脸，从颧骨开始往上翘，有点鞋拔子形状，平平的身材，无论穿



什么衣服都像大了一号，如此衬得她更怯生生的。所以有她在场，公司的人都不敢太大声说话，似乎怕震碎她。

我注意到她的措辞，她叫我“妍妍”，这是家人、朋友对我的称呼。以前她都客气地喊“靳小姐”。

“谢谢你。”我说完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外面的冷空气几乎瞬间将衣着单薄的我冻僵，风携着雨夹雪扑面而来，想起大衣忘在办公室的储物柜了。回头看看灯光寥寥无几的高大办公楼，回去拿是不可能的，办公室里的窘迫气氛我不想重温一遍。

距离能打车的主路还有一段距离，我把包顶在头上快速跑着，虽然包一见水就等于毁了，但不是自己买的，也不心疼。

这个包是我刚进单位时，他送给我的。

那时我们还不熟，一个下午，吃完工作餐我坐在窗前看书，书中的内容很枯燥，我昏昏欲睡。这时，面前站了一双腿，米色的亚麻裤子，没穿鞋，裤腿遮住大半个脚——是他。

他一手挠着头，另一手托着一只小巧的马桶形状的东西，声音小小地说：“这个送你。”看我疑惑的眼神，补充道，“这是我刷信用卡送的小灯。”

我怔怔地接过灯，他蹲下来，一股好闻的气息笼罩着我。

“你按冲水的按钮，它就会亮。”他解释着小灯的功能，按下银色的冲水按钮，随着哗啦啦的水声响过，整个马桶亮了。淡蓝色的光映着他轮廓分明的脸。

我笑了，他局促不安地放下挠头的手：“不用谢。”说完站起来大步走了，洁白的袜子勾勒出一对宽大的脚掌。

我把灯放在身边，继续看书，不一会儿，米色裤子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次他拿着一只女式包。

“给你。”

“为什么？”我合上书站起来，“也是刷卡送的吗？”

“这个不是。”说完他把包往我手里一塞，逃似的跑回自己的办公室，砰一声把玻璃门关了，坐在里面低头翻找东西，面色平静，神情泰然，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包是芒果黄，造型可爱，一个小小的银制 Logo 缀在肩带上。当我抬起头，无意中捕捉到他亮晶晶的眼睛时，他正透过书与书间的缝隙看我。

忽然，一辆车在我面前刹车，溅起的水花弄湿了我的靴子，冰凉的水缓缓侵入鞋底。

车窗摇下来，敖娜的脸出现了，她大声喊：“上车，妍妍，我送你回家。”

我迟疑了片刻，这是车载臣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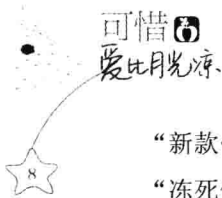
一股毫无来由的屈辱感袭击了我。然而对比外面的恶劣环境，我狠下心，钻进了车里。

车内温暖舒适，放着 Maksim Mrvica 的钢琴曲，音量恰到好处地将窗外嘈杂的雨声覆盖。空气中还有他身上的气息，似乎几分钟以前，他还在车里坐过。

“但愿不要堵车。”敖娜活泼地甩甩头发，柔顺的直发上缀着几片将要融化的雪花，缎子一般闪闪发亮。她的声音骄傲地宣布着她的主人身份。

这座城市像间歇性便秘患者一样，交通时好时坏，赶上盛大节日，举国欢庆的那种，畅通无阻。可自从外地人限买车后，堵车反而更严重了，大概是激起了本市居民的优越感，以至于增强了买车的欲望，让人怀疑是否有关部门与卖车商勾结。

“这种天就穿一件针织衫吗？活腻了吧你。”敖娜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嗔怪道。



可惜
爱比月光凉

“新款……”我哆哆嗦嗦地说。

“冻死你这种人活该。”敖娜瞥了我一眼，说道。

“大衣忘拿了。”我扭过脸，往窗外看，外面行人神色匆匆，伞在强劲的风中打不直，几个身形瘦弱的人几乎要被掀起来。我庆幸自己在车里。

“小湘刚发了信息，说我爸没事了，只是全家都在康复医院，缺我一个不合适。”我对敖娜说着，从包里拿出一袋奶糖，我知道她从小就爱吃这个，便剥了一颗，塞到她的嘴里。

“这个好吃。”敖娜声色俱厉地嚼着奶糖，跟小时候的她并无两样。

她听完我的话沉默了，时不时瞄我一眼，我有预感她要问什么，我提了小湘的名字。三年来我一直避免在敖娜面前提起她，然而害怕她发问，又渴望她问，沉默不适合我们。性格爱闹的我们俩虽然一直是同班同学，然而却从没坐过同桌，因为只要我们凑在一起，那课就别想上了。

“小湘情绪慢慢好了，只是有时候做噩梦，不敢睡，会给我发短信。她不愿意打电话，不想说有关他的事，只用文字表达。”我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的部分，挑拣合适的词语，“我哥还不如小湘，他现在越来越沉默寡言，有时一天都说不了……”

“妍妍，我是想问你。”敖娜温柔地打断我的话。

“我还行。”我简洁地回答。

她没有说话，优雅地打着方向盘，时不时抬起手将滑到前面的头发挂到耳朵后面，长长的指甲上镶了五颗孔雀蓝色水钻，在阴暗的车里闪着神秘晶莹的光。

“他的家人呢？”敖娜问，“我再没敢到他住的街区去过一次。”

“他爸妈还好，再没要过孩子，我去看过他们，他爸身体挺好，还能自己剥花生吃，对我也和气……”我的声音越来越低，“他妈精神受

了刺激，听见谁说‘ao’音的字就大声叫，看见带‘娜’字的纸就撕……”

敖娜咬住了下唇，我下意识地停止说话。

我伸出手，安抚着她的胳膊，说：“娜娜，不怪你，我也有责任。”

她没有躲闪，任由我挽着她，无意识的这个姿势令我不寒而栗。

一切回到三年前那个中午，雾气铺天盖地，湖中央挣扎的声响下，敖娜的胳膊冷静地挽着我。就像平常一起去厕所，或者站在篮球场看心爱的男孩子打球。我松开她，假装专注地看车内的装饰，到处是车载臣与她的合照，在咖啡馆，在快餐店，在国内，在国外，还专门做了嵌着照片的抱枕和靠垫，照片上的两人有着神采奕奕的、相似的大双眼皮眸子，如同两只相亲相爱的吉娃娃。

一切看上去很好，就像两人从未分开过，也从未有过间隙。伤痕总是长期存在的，瞬间却是美好的，或许这就是人们发明相机的原因。

“到了。”敖娜说着，找了个车位把发动机熄了，开了车内的灯，灯光澄黄，她沐浴在光下，皮肤的质感像瓷娃娃一般。她恢复了平常的泼辣，说，“我待会儿还要回去接载臣，就不上去了，而且也不太想看到你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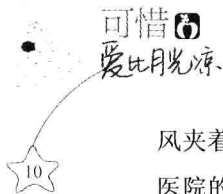
敖娜直接说出的不想上去的原因令我尴尬：“娜娜，对不起。”

“不用替她道歉，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咱们是好姐妹。”她的脸微微冷下来，弓起涂得油亮的上唇，一字一顿地继续说，“你妈就是我妈。”

我关上车门，像掉入冰窖一般，正准备走，敖娜叫住我，从车后座拖出一件黑色外套，递给我：“傻子，穿上。”我接过来，是车载臣的衣服。柔软的触感顺着指尖传往体内每一条血管，看着车窗里敖娜的侧脸，她面无表情。我又把衣服塞回去：“这不合适……”

“你冻死了才不合适，谁的衣服不是穿。”她立即关上窗，不耐烦地冲我摆摆手，一溜烟开车跑了。

依旧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样的态度。



风夹着冰粒噼里啪啦往我身上砸，我慌忙把衣服裹上。

医院的大楼灯火辉煌，高高矗立在面前。

冰凉的雨丝溅在我的脸上，我戴上衣服上的帽子，穿过匆匆的人群，往里面走。在拐弯的一瞬间，余光看到一辆缓缓驶过医院门口的出租车，车窗开着，当我完全转过身面对车的时候，车载臣的脸在雨雪中一闪而过。

我疑心是看错了。

他的脸上写满了专注，当我们的目光相交的瞬间，他冲我笑了，恍如隔世。

如果真的是你，为什么不下车，光明正大地走到我面前呢？

医院的走廊里，靳骏站着在玩手机。他瘦高，从小就比同龄人高一截子，或许他并不想鹤立鸡群，便总缩着自己，时间久了背有些佝偻，事与愿违，这使他显得更高。

“这么晚才到，你知道吗？敖广有女朋友了，瞒了这么久，今天终于现形了。”靳骏笑着扬扬手中的手机。

“是吗？”我的心缓缓一沉，身边的男孩子都有人陪伴了。靳骏发觉我脸色不对，狐疑地问：“他瞒着大家是因为你吗？”

“当然不是。”我撒谎道。不由得想起我小时候最喜欢跟敖广一起玩，他是个有活力、热情并且真诚的大男孩。还有读初中放暑假时，在他们家后院的那个令人回味的长吻，那是我的初吻，迷迷糊糊中被他夺走了。

“快进去吧，就差你了。”他推推走神的我，指指虚掩的门。

“你怎么在外面站着？”我问。

“烦。”他皱着眉头说完，低头继续发短信。

爸坐在床上，身边是鲜花和礼品果篮，小湘说得没错，家中的亲戚几乎都来了。妈在爸床边坐着，正用长柄水果刀削一只苹果，她可以